■讲 述

红房子

□李鸣生

一

四川彭州龙门山镇有个村，叫九峰村。九峰村有座山，叫九峰山。九峰山海拔约2000米，古树参天，环境清幽。在绿树丛中，掩映着79栋木板小瓦房。远远望去，小瓦房依山而立，错落有致，别具一格。因木板小瓦房的颜色均为红色，故当地人称“红房子”。

“红房子”就是一家农家乐，主人叫张红。

张红30多岁，端庄大方，丰满的身材圆圆的脸，一副笑容挂在脸上，淳朴率真，尤其说起话来，快言快语，热情四射。第一次见到张红，我便知她是典型的川妹子，但脑子里一下蹦出的，却是“现代版的阿庆嫂”。

张红不是龙门山本地人，老家在四川广汉。她中专毕业后去了一家涤纶厂，几年后发现这工作危害健康，便辞职了。

张红最早也不是“红房子”的主人。2002年的夏天，她和一群朋友到九峰山旅游，住进了“红房子”。当天傍晚，她站在半山腰上，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云海峰峦，一下就被九峰山梦幻般的景色迷住了。朋友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便开玩笑说，干脆你别走了，就留在这儿，赏美景泡温泉，把花草当饭吃！

这话，恰巧被路过的“红房子”主人听见了。

“红房子”的主人是个男人，名叫童开科。童开科见张红天真烂漫，诚实可爱，顺便也对张红开了句玩笑，小妹，如果你对这个地方真喜欢的话，就别走了，留下来，嘿嘿，说不定还千里姻缘一线牵呢！张红也玩笑地回了一句，好，老板，我不走了。不过，你可得管吃管住哟！童开科说，没问题，包吃包住！

结果，第二天，两人就单独见了一面。这一见，张红人离开了“红房子”，心却留在了九峰山。

二

童开科是九峰村土生土长的村民。1960年赶上大饥荒，一家人饿得昏天黑地，父亲更是饿得皮包骨头。童开科日后对饥饿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便是在这个时候留下的。所以，童开科刚满12岁就开始挣钱了。他当时帮人家搬木头墩子，一天能挣8毛钱。1979年，他到云南支农，把当地的黄牛买回四川，再按政府的计划卖给各村。从那时起，童开科做起了买卖。他卖过黄连，开过加工厂，做过沙发垫，还用木材换过手表。上世纪80年代，九峰山修建清凉寺，住持澄裕大师让他负责管理。3年后清凉寺建成，他负责的账目一清二楚，分文不差。离开清凉寺那天，澄裕大师给了他5000元。

下了山，童开科第二天便去了彭州市，用这5000元收购了大宝镇所有的木材，再发往云南、安徽等地。春夏秋冬，几番往来，他在生意场上混出了点名分。至1994年全国封山育林，童开科才又回到老家九峰村。

回到村里的童开科用4万块钱修了7间一楼一底的木头房，颜色均为红色。当时，他的朋友见后都说，你这瓜娃子，修这么多木头房子干啥子嘛？还是红色的，修来好看啊？但正是这7间木头红房子，成了九峰村的第一家农家乐。

1996年夏天，四川大学一位教授来“红房子”避暑。教授沿着“红房子”转了一圈，问童开科，你听说过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这句话吗？童开科说，我念书少，没听说过。教授说，这是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所言。相传有一故事，说宋王朝举办绘画高等考试，集天下画家于一堂，皇帝赵佶亲自出了一题：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结果，一位画家大笔一挥，位列第一。他画的是：丛林中有一小楼，小楼上凭窗立着一美女，美女唇上有一点口红。这便叫“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。你在九峰山的红房子，既突出了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，而且还象征着年轻旺盛、蓬勃向上的生命力，所以我看呀，你这农家乐干脆就叫“红房子”吧！

此后，童开科的农家乐就叫做“红房子”。

然而，就在“红房子”渐渐走红之际，童开科的爱人却因病去世。一夜间，“红房子”在童开科的眼里变成了黑房子。

三

张红第一次见到童开科时，对童开科的过去并不了解。张红回到老家后，心里对“红房子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留恋，甚至有时半夜三更也睡不着觉。张红睡不着觉，不单单是留恋九峰山的风光，主要是惦记着“红房子”的主人。张红从童开科的眼里，看出童开科是喜欢她的，但她对这事又不抱太大的希望，因为当时龙门山镇的农家乐名声在外，外界都知道那儿的人挣了大钱，她怕别人说她是冲着钱去的；再说了，即便她愿意，童开科未必就一定会看上她。可她心里就是放不下，在当年农历七月初二这天，又第二次上了九峰山。

张红这次上了山，便再也没有离开，原因不是“红房子”能挣大钱，而是“红房子”的男主人太好。张红与童开科深入交谈后，既了解了童开科过去的心酸，也看到了童开科现在的艰难，尤其是童开科对事业的那份执著与坚韧，对爱的那份朴实与真诚，让她深受感动。

当时，山上的游客每天络绎不绝，而童开科的妻子去世后，儿子又在外地当兵，童开科一个人每天里里外外忙来忙去，累得汗流浃背。尤其每当人走客散，偌大的“红房子”便只剩下童开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张红亲眼看见，每天傍晚，童开科总是自己一人端着一碗米饭，就着泡菜，蹲在路边，慢慢地吃，细细地咽，好像在偷偷地咀嚼着每一个日子的艰难。就在那一刻，张红的眼里有了莫名的泪水，她突然意识到，一个缺少了女主人的家，即便钱再多，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家。于是，张红留了下来。

后来，张红和童开科结婚了，成了“红房子”的真正主人。不久，“红房子”具备了54栋的规模；在龙门山方圆几十里，只要说起“红房子”，无人不晓。

但这主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尤其刚接手“红房子”时，日子甚是难熬。一是不懂餐饮。张红的娘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开过酒楼，但她自己却只会做简单的家常菜。所以当上“红房子”的老板娘后，烧火、做饭、炒菜，还有经营管理、游客接待、购物买卖、算账结款等，一切都得从零学起，从头做起。二是交通困难。山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。比如，蔬菜、肉类以及日常生活日用品等，都必须到山下的镇上去买；东西买好后，再人背马驮，爬上近两公里的山路，耗时一个多小时，才能把东西运到山上。张红自己就用背篓背过这些东西，最多时候背过六七十斤。因为是泥巴山路，遇上雨天，路更烂，只能穿着雨鞋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三是通讯不灵。“红房子”地处海拔2000多米的半山腰，买了手机山上没信号，只能安装座机。但座机又不能随身携带，联系客人、对外购物等诸多事情，很不方便。有时电话实在打不通，张红就自己下山，用两腿说话。所以当时很多游客都对张红开玩笑说：“红房子”的交通靠走，通讯靠吼，保安靠狗。

但再难，张红还是坚持下来了。这段婚姻刚开始时，很多人都不看好，甚至婚后好长一段时间，童开科还问她：“你是城里人，又是个未婚青年，为什么要嫁到这山里来？”张红告诉我说，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她也回答不上来，她只觉得这山里的风景好，人也好，很喜欢这里，就留下来了。

然而，留下来的张红做梦也没想到，2008年5月12日，汶川大地震就像九峰山的风，说来就来，一下子把她的梦想“摧”散了！

四

张红告诉我说，汶川大地震爆发的前一天，她心里像有一只猫爪在挠痒似的，总觉得有点发慌，于是她和老公把所有在“红房子”住的游客全都赶下了山。当时很多游客都感到“莫名其妙”，但正是这个决定，让几十个游客第二天全部幸免于难。

张红想去城里散散心，第二天一大早便和老公下了山。到了城里，老公和司机去喝茶，张红自己去逛商场。不料她刚走到中心广场，就地震了！张红说，当时街上一片惊慌失措。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突然抱着她的大腿，大声叫“妈”。

张红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公，马上就往家赶。一路上张红都在哭，后来哭得全身没了力气，老公就硬是拽着她拼命往前走。山上不时有石块滚落下来，吓得她两腿发抖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才回到九峰山。

一到九峰山，童开科赶忙清点工人，因为他们请了50多个工人对“红房子”进行维修，地震时有的工人正爬在房子上干活呢。幸运的是，50多个工人一个没少。张红则急忙跑去看“红房子”。不可思议的是，54栋红房子居然一间没垮，但也损坏不少，估计加起来损失了好几百万！张红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。

在此后十多天里，张红气得饭都吃不下去。本来，“红房子”修好了，山上的路逐渐通了，儿子也成家了，她家的农家乐基本走上正轨了。哪个晓得，狗日的地震短短几秒钟，就把这一切全给毁了！除了那些红房子，还有三件东西是她最心疼的。一件是20多个一人高的泡菜坛子，是成都一个做餐馆的朋友送给她的，是上世纪60年代餐饮公司公私合营时留下来的，她从成都花了几千元的运费，运了3趟才一个个地运到山上。地震前，她刚刚买了一吨多青菜泡在坛子里，地震一来一个不剩，全给震碎了！第二件东西是一大坛子腊肉。这个装腊肉的坛子比人还高，地震前她刚装了满满一坛子腊肉，结果全给埋在土里了。还有一件是她自己亲手做的200多斤烟熏肉，全给震到山坡底下去了。因为这些烟熏肉是用钱买不来的，所以她不顾余震的危险，硬是冲到山坡底下，趴在地上用手使劲地扒，扒累了，坐下来哭，哭完了再用手去扒……

五

汶川大地震后，九峰山周围的乡亲大都转移了，可张红一家人不愿走，住在帐篷里。张红说，其实不是不怕死，而是心里头真的舍不得那几十间红房子，那是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用自己的血汗建起来的呀！

张红和老公在帐篷里想了3天，一口饭都没吃，最后一咬牙，决定重建家园！于是地震后第4天，张红一家就开始准备重建“红房子”了。在头天晚上，全家召开家庭会议，作了个决定：童开科以后只能抽叶子烟；儿子只能抽2块钱一包的烟；张红3年内不能买一件新衣服；“红房子”5年内实现盈利！

“红房子”的重建工作开始后，张红一家四口先在废墟里寻找还能使用的木板，然后把这些木板一块一块地捡出来，再用斗斗车运到山坡的空地上。一家人整整捡了一个多月，斗斗车推坏了7辆，张红的两只手也磨出了血泡。张红说：“当时没电，我们就用发电机，发电机一共用坏了5台！”

在张红全家忙于重建时，村里的干部和乡亲们也很关心，而地震刚过去一个月，十几个当初被张红“赶”下山的客人还专程来到九峰山，掏出一万、两万甚至三万的现金，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。其中一位老客户还给“红房子”送来100多吨水泥和10多吨钢材。而更让张红感动的是，这十几位客人在简陋而又危险的“红房子”一住便是两个多月，一直陪着张红全家度过了灾后那段最困难的时期。

地震一年后，张红家7栋全新的木制小别墅，又在九峰山重新矗立起来了。房子依然是红色，门前依然挂满了火红的灯笼和火红的辣椒。“红房子”正式开业这天，为图个吉利，张红组织九峰山附近大大小小好几家农家乐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业典礼。而后几十个人齐刷刷地跪成一排，面向九峰山，磕头祭拜。这其实是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：灾区的老百姓又站起来了，而且活得很好！

“红房子”开业后，每天可接待40多人，张红的账本上很快就有了2万元的收入，第二年居然还赚了钱！2010年，张红家又新建了十几栋吊脚楼，“红房子”的规模总共达到了20栋！吊脚楼的所有建筑，都以木、石、竹为主，同时辅以矸砖、水泥、沙砾、斜面屋顶等。房子不仅牢固、能抗震，而且保证了外观风格独特、地面空气流通。特别是“红房子”的整体设计与周围景物相互辉映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又浪漫的山中风情。

为了搞活经营模式，后来张红家又把“红房子”改成正规的乡村酒店，几座小吊脚楼则设置成了家庭旅馆。“红房子”的运作模式也做了相应改进，比如把菜、肉等日用品全给客人准备在自己房间的厨房里，客人想自己煮着吃，就自己去煮着吃，不想自己煮，就到大饭厅去吃。如果客人有兴趣自己种菜，还可以划出一块地来让他们种。

2011年中旬，张红家还清了50多万的贷款。在“红房子”的带动下，通往九峰村2公里的山路上，十几家农家乐也渐渐开始“乐”了起来。

从2010年起，张红还请来附近的村民，在“红房子”的门前种下一大片杜鹃花，又在后山栽下一排竹子，并特地在老厨房的地下埋了十几坛她亲手酿制的野树梅酒。张红告诉我说，等明年杜鹃花开了，酒就可以喝了，山上的竹笋、野菜也可以吃了，“红房子”的生意肯定还会更好！

六

张红不仅是个出色的老板娘，还是一个能干的农家人。她不光请村民帮他种树、种花，还自己开地、种菜、做香肠、熏腊肉，非常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。

地震后不久，为了节省成本，张红开始在山上开垦荒地，并很快在“红房子”的四周种了一亩多的蔬菜。张红告诉我说，山里先天条件特别好，种菜根本不需要技术，也不需要肥料，只要挖个坑，放上种子，很快就会长出鲜嫩可口的蔬菜来。

张红还会养猪，即便在地震期间，她也养着13头小猪和7头大肥猪。她还在院里的池子里养了不少鱼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张红还养一些野生小动物。野生小动物不能随便养，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，所以张红专门办了一个野生动物养殖证，在“红房子”背后的溪水沟里，养了灰雁、小香猪、野鸭、跑山鸡等。

采访中，张红还把我领到“红房子”的背后，指着一棵珙桐树对我说：“一般有珙桐树的地方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，还可能会有大熊猫出没。大熊猫我没见过，但我见过黑熊，每年的八九月玉米成熟的时候，黑熊就一群群地跑下山来吃玉米，边吃边蹦跶，把玉米杆都弄倒了，游客们都说是黑熊在蹦迪。这里的野猴子也特别多。它们经常跑到厨房里翻找东西，有时看见厨师从桶里打清油，等厨师一走，就学着厨师的样子，把清油从桶里弄出来，弄得满地都是。”

当然，张红觉得最有意义的事，还是发动九峰村的小伙子们参加护林防火队。起因是2007年发生了一起火灾，当时有个居士婆婆，没关电炉子就去大殿上早课，结果电炉下面的木板被烤燃了，熊熊大火吞噬了好大一片森林。这事对张红刺激很大，因为她所在的九峰山周围种的全是云南柏，含油量极重，见火就着，所以她觉得必须要有一支护林防火队来保护森林。于是她就发动九峰村的小伙子们，成立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护林防火队，完全是义务的，没有任何报酬。

但是，这位震不倒、压不垮的老板娘，有一次当她作为灾后重建的先进典型代表站在台上发言时，面对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记者和上千个村民，却很不好意思地低着脑袋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最后憋得满脸通红的她，只急急巴巴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家的‘红房子’，其实也没什么可……可说的，就是为了……为了生存，为了吃饭。”

……

离开“红房子”那天，握着张红的手，我很想说点什么，又觉得有点多余。不过就在我转身下山的时候，还是留恋地回望了一眼掩映在大山中的那79栋红房子。而就在我回望的这一瞬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“红房子”其实就是一座山，它之所以能在风雨中巍然不动，在地震中始终不跨，靠的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！有了这样的生命力，人就有希望，就有盼头，就有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而张红家的“红房子”，我相信也会继续红下去，而且会一村一村、一代一代地红下去。

寻找父辈的影子

□李朝德

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龙海乡花木山林场，有8位普通的农村老人，他们3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：在没有植树条件的石漠化土地上植树造林7400亩，带领乡亲承包植树13.6万亩，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执著和汗水，绿化荒山，守护山林。他们的事迹被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及转载，感动了无数人，被赞誉为“当代愚公·陆良八老”。

2012年4月，我第一次在花木山林场见到了陆良八老。他们中最大的87岁，最小的73岁。由于长年累月的辛劳，他们手指骨节扭曲变形，大多身体佝偻，目光却充满坚毅、淡定。站在亲手栽植的、成片的华山松下，老者们飘忽的白发与满目翠绿的青山形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，让人心头为之一震。回昆明后，我写下了一个短篇报告文学，在《云南日报》上发表。此文刊发后，陆良八老与世人又走近了一步，但我总觉得短短几千字实在难以言尽心中涌动的感动，似乎还有千言万语要说。恰在此时，云南省委宣传部、云南省作协亦想把陆良八老的事迹写成一本书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陆良八老感人的事迹和高尚的情操。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愿为普通劳动者而歌。

但我亦知道，这本书的写作是有难度的。事件的单一性，每位人物的平凡，循环往复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，30多年的场景只是在植树、护林，护林、植树……这样看上去毫无“力度”的事件，以长篇幅去写，要写好谈何容易？

好在我也是出生于滇东北腹地的农村家庭，与他们有相同的生活及文化背景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父辈的影子，对他们的精神气质和说话方式都感到很亲切。这是一种天然神秘的联系，让我与他们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。

起初采访，没有什么目标，上山后就是与他们闲聊，他们一再强调植树护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他们不善言辞，但说起“那些年”却滔滔不绝，我在他们简单的言辞中捕捉父辈一代的闪光点。回昆明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：为什么简单的事情却感动了那么多人？得到的答案是，大多数人现在不种树了，而是都在忙“正事”。陆良八老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去栽树，干一件与大家相关而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。这样的事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。在吹糠见米快节奏的时代，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”似乎成了过时的古训。

静下心来想想，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当今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真是不小：水土流失、植被破坏、大气污染……但比环境污染更为悲凉的是，我们的“心理生态”也出现了大问题，比如信仰缺失、诚信丢失、急功近利、道德滑坡……因此，在8位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，就绝不是种树这样简单了。他们具有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而又急剧丧失的东西。所以在写作中，我把自然环境生态和人内心的生态放在了重要的表现位置。

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陆良八老看山护林是报酬微薄或没有报酬的，很多人不愿意干，但陆良八老坚持下来了，并且一干就是30多年，他们不仅仅为自己，更为别人，为子孙后辈留得青山绿水，他们身上流淌着至爱与大善，这种爱与善超越了地域时空。

他们内心平和、宽厚善良。陆良八老之间，30多年朝夕相处，一个群体就像一个人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他们坚持的是人与人之间最为本真的信任和理解。陆良八老因为长期种树，与家庭之间有过争吵有过冲突，但一直相依相偎携手到老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爱情和婚姻坚如磐石的密码。

这些正能量推动着我写作，我更是在父辈的影子中找到了丢失的过往。

我将这部作品命名为《乌蒙长歌》，其中有对陆良八老源自内心的赞美，更有对世人、对社会的批评，但高唱赞歌与怒目低斥都不是写作的初衷，文字的最终都将指向一个点，那就是对生存的关注与对自身行为及道德的反思。

看到扎根深山30余年的八老，我们体会到了信仰与奉献的意义。我并无将他们拔高的主观意念，但如果我们以更为开阔的眼界从更广、更深的角度上看，8位老人虽然普通平凡，但在他们身上，却能窥见我们民族的精神与脊梁，这样的脊梁让我们的民族挺立向前。

祭扫感怀

□凸 凹

清明前三天，依山里习俗，与老叔一道，率山外一班家族老小回故乡祭扫。

老家的路修得真是好，崭新的水泥路面，且拓宽成上下道，能跑出清晰的车噪，心情大好。

前年的7月21日，大雨骤降，短期雨量达到500毫米，乃百年一遇，山洪遂爆发，把老路冲毁。去年国家出资重修，乃有如今模样。老路窄仄，路面凸凹不平且破损严重，令人忧，如今变得阔气，让人喜。没有国家资助，依山里的经济状况，那上好道路，或许只能存于梦中。

也是因为那场大水，屋斜顶漏，家族中的大多数，都被迁移到平原的安置房，所以回家祭扫的人比往年“浩荡”。素日不谋面，而今日谋面，大家极欢悦，趋在一起，不停地嘘寒问暖，亲热在亲情之上。

这次祭扫，又携妻带子，好让后辈能接续根脉，待我不能走动时，让儿孙来，以免忘祖。

祖坟的山顶还是那样高，绝不因大水冲刷而有一寸的矮。虽然年过半百的腿有些疲软，但依旧攀岩而上。因为我早有一个意志，能不能身临祖坟，是我生命力的验证，所以我不能自颓意志。虽然喘过往年，但还是上去了。激动之下，在父亲的坟头跪拜了三下。之所以行如此大礼，是因为有一种心理暗示，即便是有坚定的意志，身体本身的成色，毕竟是一年比一年衰落了。

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——随行而来的族人中，有我年过六旬的四叔，他是个聋哑人，一辈子没有结婚，去年还突然中风，走路跌跌绊绊，大家让他在山下歇着，以免有安全之虞。但他上山的热情很高，让晚辈不禁唏嘘，便委托老叔规劝。劝来横竖无用，老叔就妥协了。我的一个堂弟名春者，埋怨老叔道：祭祖是为了保佑子孙，而他又身后无人，祭奠不祭奠也不吃紧，你应强硬阻拦，而你却这么绵绵软软，真让人伤心。老叔恼了，愤愤地说：每个人来祭扫，都有每个人对祖上的心意，而你四叔又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你不能强行剥夺他的权利，他上不去，我搀他，他下不来，我背他，不用你瞎操心！

其实我明白四叔的内心，他觉得自己老了、残了，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次祭扫了，他必须上去，至于来年如何，不是他所能奈何，但是这最后的一搏，可换来他心灵持久的安妥。

我在由衷生出敬意的同时，也感到了人生的一种悲凉，就对春说：你的想法是不错的，但有时过于自我的关心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，你应该尊重四叔的选择。再说，他即便是行走有困难，咱们这么多晚辈在他身旁，完全可以保障他的安全，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。

春不甘地说，咱们家族之所以没有预想的那样兴旺，没干出预想中的那种惊天伟业，也没出现预想中的杰出人物，就是总纠缠在小处，缠绵在小处，让眼前的小感情缠住了脚步。

他貌似有理，但还是激起了我心中的不平，我说道：山草虽小，一棵一棵地立在那儿，就能绿成大地；水滴虽微，一颗一颗凝聚在一起，就能汪成河海；寸心虽短，一寸一寸地接起来，就能爱成恩德。所以，小最应该被尊重，因为它是大的起点，是大的根基，让大能够实现。小感情怎么了？没有眼前的小感情，就没有日后的大感情，一如我们作家的写作，没有眼前的小细节，就没有日后的大文章。

既然撂下这样的话语，就不能在春的面前稀松，我便拉着四叔的手，相互搀扶而上。究竟不同以往，多了比预想还大的艰难，中途不停地歇，好让残腿和弱心得以放松，以免神经崩裂。这就牵累了整个队伍的速度，行进得异常迟缓。春满眼幽怨，但他已不再发言，面对艰难中的意志，他只能悲悯。

终于到了山顶，面对祖上已近荒芜的坟茔，我眼前氤氲出一团迷雾。目光尚未清晰，就见四叔在祖父、祖母的坟前訇然跪倒，放声大哭。聋哑人的哭异于常人，在压抑中有奔放，在含混中有清晰，有撕心裂肺的质地。我知道，四叔的一生没有自己的家庭，惟一能得到的家庭温暖是来自祖父祖母。他别无他属，所以聚结的心中忧苦，只能倾泻于这两座老去的坟茔。他的哭声令人震撼，让我感到了亲情的神圣和小人物感情的庄重。

春也已经泪流满面，为了躲避我的眼光，他猝然别过脸去。

这是一次凝重的祭扫，凝重得就像圣徒的洗礼。在走出故乡的路上，我想，社稷虽大，如果没有草民的情感支撑，大厦就会坍塌。由此，家族的祭扫决非小事，因为家与国有着必然的联系，它通过亲情的凝聚，为民族复兴积蓄民力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一个家族做不做得出惊天伟业、出现不出现杰出人物是不重要的，只要相互间重情重义、互助互爱、同心同德，就会和谐在一起，温暖在一起，幸福在一起，从而为天地开太平，为盛世做注脚，家族也就兴旺在其中了。

陈原/图文

30多年前，我就曾站在同一位置看过这坚硬锃亮的钢轨。两个遥远的我在此时此地相遇。那时的我青春懵懂，全身散发着新鲜的雄性气味儿。那时的我总是在离自己很近的事物上看到和想到很远很虚幻的远方，想到鸟儿和云朵的方向。那时，世界因狭隘而广阔。而今天，我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或者岁月的另一端归来，站在这里，看到的是更具体的事物。过去的钢轨总是指向远方，指向不可知的可能，而今天，它总是反向指回来。过去总是从此地想象远方，而现在，总是用远方的视觉回视此地、架构此地。此时，我站立的桥头，是想象开始和返回的地方。那沿着钢轨走远的一切，此时，正沿着钢轨，在折射的阳光中返归！